



# 时光流逝难掩思念，惟愿来世再续母子情

## 29年间，我和母亲相处不到500天

□记者 张莉莉

母亲离世已有两年，范永海每每想起，思念就如细雨一次次浇湿了他的心头，泛滥成灾……算一算时间，从自己离家当兵至母亲离世的29年间，母子俩相处的时间不超过500天。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惟愿来世再续母子情。

### 猝不及防的离世

算一算日子，母亲离世已两年有余。日子的流逝，没有冲淡范永海内心的哀愁。直到现在，想起母亲的离世，他还是无法释怀。

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。本以为来日方长，没想到母亲的离世给一切画上休止符。

范永海还记得那是2022年1月21日，大寒翌日。电话响起时，听到那头传来父亲低落的声音：“你妈妈没有了。”范永海想也不想地回道：“没有了就去找嘛。”范永海是河南南阳人，在当地方言里，“没有”还有一层走丢的意思。母亲虽然有高血压，但一直在吃药，身体状况也不错，范永海压根没往离世的方向想。

“怎么找？人死了。”听到父亲的话，范永海整个人都懵了，旋即心被揪得生痛。

母亲就这样在最寒冷的冬日突然离世了。每每想起来，悲伤和懊悔如海潮般涌了上来，几乎将他淹没。

母亲是去院外的老式厕所如厕时心梗塞离世的。等父亲发现时已晚了，找人抬到房间，叫来村医时说瞳孔已放大，而那时救护车还在两里之外。

“我的娘亲呀，新房内暖和，卫生间里坐便器、拉手一应俱全，您偏偏白天要到外面去，难道这就是您的命吗？新建的楼房您没住满两年，如今只有父亲孤零零一人居住了。”范永海深深自责，为什么不早点叫弟弟把那老式厕所推倒，或者当时新房子一楼的卫生间造成蹲坑，是不是母亲就不会出事了，但人生没有假设。

### 戴“光荣花”的母亲

母亲离世后一个月，范永海写了一篇散文。一落笔，关于母亲的那些记忆就涌现了出来。

“我们家有四个孩子，我排行第二。”家里孩子多，劳力少，为了养活七张嘴，父母一天到晚就在地里干活。

母亲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从小备受宠爱，因此于家务活上并不精通，但干起活来却十分刻苦。在范永海人生最早的记忆中，就有母亲在地里劳动的身影。

“滑头的社员经常在地里干一会儿活就跑到河沟边睡觉或打扑克，老实巴交的母亲从不偷懒，一直在地里干活，天气热时身上衣服湿透也不肯停。”因此村里评劳动模范时，母亲永远是上台受表扬、戴“光荣花”的那个。写着“劳动光荣”的搪瓷杯和一块白毛巾就是对母亲的褒奖。

1984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到户后，母亲积极性更高了，像黄牛一样，常常披星戴月干农活，和犁铧般的父亲一起耕耘着生



范永海母亲生前留影

活，养活着一家老小七口。粮食够吃了，可缺少钱花，父母亲开始种西瓜、蔬菜，母亲便拉着小板车，一个村一个村去叫卖。两年时间，家里用赚来的钱建好了三间钢筋水泥砖平房。母亲还开垦了一块块荒地，种植南瓜、丝瓜和扁豆，到了秋天，摘了很多南瓜，存放在床头，可以吃很长时间。

勤劳致富，这是母亲一直教导几个孩子的话。“我母亲一直告诉我们要勤奋，只有勤奋才能换来好的生活。”范永海说，在这方面，母亲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，自己在学生时代学习和参加工作后的勤奋肯干正是受了她的影响。

### 一张饼里的母爱

在范永海的记忆中，小时候家庭条件还算宽裕，自己甚至喝过奶粉。但由于外公得病，家境变得困顿了起来。父母亲想尽一切办法，补贴家用。家里的鸡下的蛋永远都是攒起来，留到赶集时卖掉贴补家用的，从不舍得吃。

范永海上一年级时，一次母亲挎着竹篮带着他去赶集卖鸡蛋。那天运气不太好，11个鸡蛋只能卖一元钱。母亲为了多卖一点钱，提高了价格，但苦等了一个上午也无果，只好带回家。

第二天，母亲带着他去了另外的集市，这次10个鸡蛋就卖了一元钱，母亲高兴坏了，买完油盐后，狠心拿出两毛钱买了四张饼，给儿子吃了一张，余下三张小心地带回家。懂事的范永海让母亲也吃，母亲却说自己不喜欢吃，不饿。

长大后，范永海看了一部关于母爱的电影，里面讲了一个母亲独自带着4个孩子，每次吃饭母亲都说自己不饿，等几个孩子吃完离开后再吃剩饭。电影的条件比自

家艰苦许多，但看到这个画面时，范永海一下子就想到了母亲的那张饼。

“(母亲)怎么会不喜欢吃饼呢？你不知道在那个年代，一张饼意味着什么。”说起这些，范永海的声音有些哽咽了，“母亲就是这样，所有好东西都想着留着给子女。”

### 不到500天的相处

范永海是家里四个孩子唯一一个远离家乡的，上高中时就去了离家较远的地方读书，一周回来一次，到高三的时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

自从18岁参军入伍后，范永海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更少了。

“在之后的29年(约10440天)间，包括探亲休假和事假等，同母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490余天。”仔细算了一下，范永海才愕然，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原来如此有限。

“最长一次是我在舟山当营教导员时，父母亲来部队家属楼住了3个多月。”那几个月，范永海带着父母亲去了普陀山、朱家尖和桃花岛等地游玩，基本上每个星期下一次饭店，让他们多享些口福。

母亲回家后，同别人说她在舟山时把这辈子饭店里的饭菜都吃完了，还说去看了不少景致，惹得同村老太太都羡慕不已。

范永海离家最远，母亲也最记挂这个孩子。每次回老家探亲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围着他忙个不停。

当兵时，范永海就经常给家里写信，但父母忙，也没有回信的习惯。只有范永海刚到舟山的时候，母亲写过一封信。初中毕业的母亲，写得一手好字，那封信的内容，范永海到现在还记得。

“那封信提笔就是永海吾儿，我儿工作忙吧？百事百顺吧？听说舟山海潮很严重，你要注意身体。家里面有爹妈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用心供弟妹读书……”这是他收到的母亲的第一封信，也是唯一一封信。

“母亲，您一直想到苏州和杭州看看，可由于种种原因，一直没有兑现。那时候想带您和父亲到西安旅游，可因为疫情影响没去成。这都成为永久的遗憾。”想到这些，范永海已是热泪盈眶。

在母亲去世五七之时，范永海写了一首诗，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思念：

母逝将五七，春雨浙沥沥。  
默默两眼泪，思念成洪雨。  
游子浙东南，故里豫宛北。  
抬头西北望，千里路茫茫。  
安眠村庄北，运河过坟堆。  
亲朋烧纸祭，叩拜少四人。  
往昔回老家，见儿笑开颜。  
如今打家电，再无母应声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